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

美術年鑑

張道藩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

美術年鑑

潘之厯題

題廿六年美術年鑑

欲泛願陸樹風巖三十七年付此評所
喜飛揚者衆妙山川筆下共崢嶸
生枯雙管有奇才點染能教世運
恢此西園新寶鑑一史解衣來

永嘉馬愚



畸人乘真諾：元宗期之以實行
神如空風雲變態花草精神濃盡
必枯淡者屢深如將不盡与古為新明
漪見底上有飛瀑畫槁碧陰月明華
屋書之歲華其曰可讀

美術年鑑題辭 集司空尚詩品句

戊子上春

崔然李健





氏蒲道張長事理會術美國全華中

上海市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潘公展夫婦



上為潘議長公展偕其夫人唐冠玉女士
 儼影潘議長吳興人歷任中央及地方黨政職務治事之餘雅好文藝書法清秀惟不常揮毫間以詩詞自遣不求其工也
 唐女士字聯華別署絢爽閣主性恬靜愛書畫從江南一代畫宗馮超然先生游凡二十餘年工花卉翎毛其山水則以倣法黃鶴山樵為多抗戰軍興女士由滬而京而漢後經湘桂入蜀沿途飽覽山川之勝寓於心目發乎毫端無不深合叔明法度女士以畫自娛而外兼耽吟詠有絢爽閣吟稿惟極少示人云



文 虞 委 主 副 會 員 委 動 運 化 文 市 海 上

編審委員會委員（以姓氏劃數列次）

主任委員

潘公展

虞文

委員

丁念先 丁健行 王柳影 王晨昌 王進珊 王福厂 汪亞塵 汪聲遠 吳青霞 吳待秋 吳湖帆

李仲乾 李秋君 李祖韓 李熙謀 李詠森 周鍊霞 姜丹書 俞劍華 施泮鵬 郎靜山 孫雪泥

馬公愚 徐蔚南 唐冠玉 陳小翠 陳定山 陳巨來 陳景烈 陳樹人 陸元鼎 陸丹林 屠詩聘

張大千 張充仁 商笙伯 梁俊青 許士騏 賀天健 馮文鳳 馮超然 鄭午昌 蔣孝遊 蔣錫頤

劉獅 劉海粟 鮑亞暉 顏文樑 龐左玉 嚴獨鶴 顧飛 顧青瑤

支援團體

上海市文化運動委員會

上海市文獻委員會

上海市美術館籌備處

上海市畫人協會

上海美術茶會

上海美術會

中國女子書畫會

中國畫會

中華全國美術會

晉江美術會

蘇州美術專科學校

序文

嚴獨鶴題



序

人類愛美觀念，與生俱來，芸芸蒸民，靡論文野，生活雖殊，愛美則同，特在文化發達，則美感愈益滋長，而更求其充實。故民族文野之分，惟在審美程度之距離；以言美術，實為民族文化之要端，其影響於政治，經濟，宗教，文學，科學，工業，及一切社會生活者，關係至密，效力至巨，近代研究推進民族文化，蓋未有舍置美術者矣。泱泱中夏，早啓文明，五千年來先代流傳之美術遺產，彌為豐富，中間更經域外文化，融合溝通，益隨時代而變遷衍進，雖以歷世易代，迭逢喪亂，人類相屠，窮凶極醜，而美術之存在，初不為劫運所湮滅，反之，每經一度戰爭，必有一度進步，此何以故？則以愛美為人之天性，其與文化關係密切，而不可離也。比自東夷入寇，其匪內亂，文物殘毀，民生困苦，顧從事美術工作者，大都循分盡職，以實行其志操，聲光焜耀，成績斐然。今上海美術界諸君子，爰有美術年鑑之創編，蓋以考成績，策方來，徵文獻，資觀摩，不以戰爭沮其高遠之志，不以困苦怠其邁往之氣，用以指示舉國美術工作者共同應循之道，應盡之責焉。道藩粗究藝事，彌慚謫薄，近年竊不自揆，輒揭櫫文化運動之義，以號召於國中，所企望美術界之協助者滋切。頃承徵題序言，用陳固陋，以諗同志。詩有之：「風雨如晦，鷄鳴不已」，當茲建國多難之時，美術工作，任重道遠，今後如何充實而光大之，以美化民族生活，而滌除人類相屠之醜惡，惟在吾人相與努力也。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張道藩序於滬濱

序

美術乃民族文化之麗景，生命活躍之結晶，就其作用而論，大之可以窺人民生活情調之趨勢，與整個文化之興替，觀乎歐洲文藝復興之肇始，實以美術家為之先驅，我國漢唐文物之盛，亦以美術與宗教為之先導；小之可以陶冶性靈，化暴戾為祥和，其影響於社會習俗，豈可忽視哉？

上海以交通便利，近代人文皆萃於此，舉凡文化教育科學政治經濟，莫不居風氣之先，處領導地位，即就美術一端言之，其派別之演進，理論之發展，影響且及於整個世界藝壇，為我國新興藝術之發祥地，各地美術家，挾其藝來遊者，皆得收名定價，其情形實有類於意大利之羅馬，法蘭西之巴黎。

惟上海一隅，市區廣袤，人烟稠密，爲謀藝術界人士便於藝術學理之探討，意見之交換，情感之聯繫，有各項美術團體之組織，其最著者如中國畫會，上海美術會，市畫人協會，美術茶會等，對於美術品之展覽，美術學術之研究，協助政府推動美術教育以及襄助社會救濟事業者，貢獻殊多。

雖然，上海之地位既如此重要，美術界人士對於政府社會之貢獻又多，美術事業之發展又速，其間演變遒遞之迹與社會文化之關係自甚密切，苟無整個有系統之紀錄，則非特時代稍久堙沒無徵，即國內外欲明瞭上海市美術界當前之動態亦不可得。本市美術茶會諸君有鑒於此，爰有編纂美術年鑑之舉，其意義之深遠，固不待言，而有助於美術教育與國家文獻，殆可預卜。

抑有進者，美術在教育上之價值，與社會風俗關係之重要既如上述，教育局有鑒及此，乃有美術館之籌設，祇以市府經費支絀，正式成立，尙待時日，美術館籌備處曾有百年畫展之舉，最近將舉行清代畫展，深荷本市美術界人士之熱忱贊助，至爲感佩，所望美術界人士繼續協助，加意督促，庶美術館得早觀厥成，匪特我國文教之幸，抑亦我上海全體市民所馨香祝禱者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李熙謀於上海市教育局。

序

愛「美」是人類的天性，從縱的方面說：有人類的歷史就有美術。在遠古的「冰間期」，人們就在洞穴裏的石壁上雕刻圖畫，在很早的「石器時代」，人們就在器物上加以圖案裝飾。從橫的方面說：有人類的蹤跡就有美術。在文明的社會中，固然有許多人在雕刻，在繪畫；即在最野蠻的部落裏，也有人在耳朵上戴着耳環，身體上刺了花紋。如果人類不愛「美」，那麼住處只求蔽風雨，今天我們將仍舊住着土穴石洞；衣服只求禦寒冷，今天我們將仍舊披着整張的獸皮；試想這世界將是多麼的荒蕪淒涼，毫無生趣啊！

中國是有數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所以美術在中國，向來是極爲發達的。每個受過教育的人，都會寫一筆漂亮的字爲尙，而書法就是中國一種重要的美術；每一家人家，只要有一間客廳，總少不了一張中堂，一副對聯；畫兩筆山水，刻幾方圖章，更是一個風雅之士必備的條件。到了現代，因爲西洋美術的輸入，更給我國的美術界以新的刺激，新的啓發。八年抗戰越發擴大了美術家的視野，使美術家走

到了許多從未到過的地方，使用過許多從未使用過的工具，這真是中國美術的大時代！

今天，雖然因為種種原因，社會經濟，個人生活，都未能如理想中的安定；表面上看起來，好像美術家的生活比較困苦，美術界的活動，是不夠蓬勃；但是，這不過是一時的現象，經過了這一重的磨練，將會使我們的美術家更堅強，更深沉；通過了這一時的寂寞，將會使我們的美術家以更大的忍耐來研討分析那從西洋美術輸入直到八年抗戰所接受到的豐富的資產。我們可以確信，從今以後，輸入過大量新血液的中國美術界，將有一個極為輝煌的前途，極其燦爛的將來！

美術年鑑，就是爲了要記錄這個偉大的時代而發起編輯的。雖然編輯部同人，爲此費去了很多精神與時間，但在人力物力兩感艱困的情況下，成績的欠缺，當是意料中事，這就更希望全國美術同道，文化先進，對這件嘗試性的工作加以嚴格的指正了！

一九四八、三、卅一、虞文序於上海市文化運動委員會。

序

於政治倥傯，軍事倥傯，經濟崩潰，民生艱困之時，而竟有美術年鑑之編印，聞者無不又驚又喜。

茲年鑑編印已就緒矣，行將舉豐富而珍貴的美術成績報告公諸於世矣。編者索余一言，以爲序。曰：

我國每當亂世，美術受其反映，往往呈燦爛之觀。東晉五代，史例可徵。自清季以還數十年，內憂外患頻仍，其亂已極；但美術園地，且於淒風苦雨中，欣欣向榮。淞濱一角，文藝之盛遠過五代之成都建業。而民卅六年之美術運動，尤爲熱鬧空前。是安可以不記爲來者告。

我國在現世界的地位與體面如何！腐儒何敢妄言。惟就美術論，則仍足表示有數千年文明歷史的民族精神，不但在東亞，即在西歐，如以人類美術演進之程度來衡量，實在先知先覺的地位。此已漸爲世界研究美術者所公認。近世以還，文化侵略，似比政治、軍事、經濟的侵略爲嚴重。我國感受政治軍事經濟的侵略，已覺體無完膚。僅此足以自信自豪的文化結晶——美術，猶得發揚光大，爲國家爲民族爭

光於世。故美術家責任工作的重大，無異出生入死衛國的前方將士。卅六年份，美術家對於國外宣揚的努力，其所獲致國際的聲譽，與聯絡國際的情感，有助於政治軍事經濟的活動，不能不算是一「神靈顯赫」。是安可以不記，爲國人告。

我國美術家無不「自力更生」「埋頭苦幹」的。政府從來不幫助美術家，美術家亦從來不仰求政府。每從冷落清苦的環境，自求靈妙愉快的安慰，不憂單瓢陋巷，不嫌輕視冷笑，而兢兢於美術之研習。偶逢水旱兵火，需要救濟，則無不盡心力以赴；而於發揚文化，爲國爭光，尤肯羣運羣力，惟恐或後；并不期有所報酬。有此毅力，有此情懷，故能保持古來傳統的美術而光大之；吸收世界新興的美術而運用之；以自名而爲國用。在卅六年份，美術家固能保持此種風度否，是安可以不記，而自鑑焉。

編印年鑑之意義，言之愧不能盡，讀者當能洞鑒，不復瑣瑣。惟國人從事美術者，要皆勤於製作，疏於記述。年鑑編印，是爲創舉。既無藍本，又鮮宿稿，抉隱搜奧，聚細計統，近不遺遠，萬不漏一，編輯之工，殊爲艱苦。至於圖版之剪裁配合，文字之縱橫排比，使合乎美術，具見匠心之妙運。則尤不能不佩服編者之勞苦功高也。是爲序。

鄭午昌

序

太史公爲秦楚之際月表而諸侯之事具。爲九等人表而士大夫之事具。名公鉅人以及文字氣節之士，後世私淑景仰。輒爲之年譜，列其言行，垂範後世，此年鑑所由昉也，若美術之輯。自宋歐陽公金石錄迄於近代，皆以臚舉收藏之富，過目之精，編爲鉅著，乃子集騷流，如於史例未有合也。

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始爲美術年鑑，將自民國三十六年始舉凡一年之事，關於美術者。皆包舉之，而屬序於余，余聞而作曰，嗟乎。美術之不存乎中國，蓋百餘年矣。世以禍亂門殺相育，人以淫佚驕奢爲美。視真美善，猶齷耳，或者以爲美術微事耳，若存若亡，無關國故，不知美術之陶冶人心，真與世界治亂，合一大關鍵。

世將升平，美術在朝市，士大夫倡之，世將亂，美術在野，賢人志士實藏之，美術之藏乎野者，自清末以來百餘年矣。

今中央文化運動會乃有民國三十六年美術年鑑之輯，將謀諸野，而升之市朝，使舉國之人，皆知美術之不可廢，祛其禍亂門殺之心，而陶冶於惟美之境，節其驕奢淫佚之志，而納乎和平之中，自升平世以至於邦治，則吾於是輯有厚望焉，謹爲序。

陳定山

序

年鑑之制，在歐美各國，無論文藝，科學，甚至一微屑之學問，一事業，莫不憚精竭慮，窮其所自，隨其流，旁徵廣集，蔚爲大觀。綜其用意，蓋社會蟬蛻之情狀，常依新舊理性之潮流，日見其開展；而發揚蹈厲之精神，實與當時有聲息相求之致。察往以知來，覘人以律已，則猶賴有史實性之記載，不足以覘一時之趨向。

我國藝術界，過去對整個藝壇，甚少顧問，以是文化運動，已展開數十年，而一部紹介當代各作家傳記性之史略，猶未創見，不可不引爲憾事。上海美術茶會，成立迄今爲時不過數月，近鑒於此工作之重要，爰有「美術年鑑」之編輯。我知是書一出，不特攝探廣博，掇拾精詳，爲藝壇闢一新紀元，而我國多年來之美術運動，亦可藉此得有源流可稽，寢假而與歐美各國藝壇通聲氣，亦意中事也。

建國三十六年十二月顏文樑序

序

上海美術茶會，爲勝利後最努力於美術活動者，今擬編輯三十六年美術年鑑，事屬創舉，困難必多，而茶會幹事部諸子，竟不顧一切而爲之，毅力殊堪欽佩，編者求余作序，時余方治裝奉使出國，不及樂觀其成，爰將蕪意，用貢一言。

夫藝術之精義，原不足與常人道之，常人皆以爲流離失所之今日，談藝術近乎徒勞，編刊物尤屬無聊，此實偏面固執之言。雖然，藝術不如政治經濟之可以直接改造社會，拯救國家，但藝術之與社會國家，關係莫大，舉凡新興之國家，進步之社會，必須有清新與前進之藝術，領導社會入光明之途，亦即所謂以藝術之美而「美化人生」也。

若吾人僅附庸於陳腐頹廢之藝術，則美術家之本身永無進步，甚或陷社會更墮落於黑暗之境，故今日之治藝術者，應着眼於遠者大者，不僅爲個人藝術成功而已，年鑑之輯，所以紀以往而勵來者，重要可知，茶會諸子，皆青年後起之秀，負此重任，即使未臻理想之完善，而貢獻已大，余於是輯實寄予無限厚望焉。

亞塵記於民國卅六年十二月出國前

序

美術與文化，等於源流影形的相關，國家民族的生存、主權、人民、土地，固然是它的要素，可是文化也是它不可須臾離的生命。不然，徒然擁有廣大的民衆，地大物博，也等於荒漠的曠野罷了。是以觀察某一個國家與民族的盛衰文野，都着眼在它的文化方面；美術是文化是表現，更不可忽略，因為美術是文化發展的紀程碑之一。

民國三十六年，是吾國戰勝日本後的一年多的開始；在百廢待舉，諸事整頓，而踏入較有軌則的一年了。在這一年的一切工作，和三十五年自然兩樣。固然，因為內亂的影響，牽動經濟的波動，物價的高漲，弄到民生凋敝，人民喘息不安，這在戰後不可避免的現象，在歷史上差不多成為定律，所謂「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就是如此的。

然而我們曠觀美術界在此一年中，確有它的活躍生機蓬勃的氣象，在這烽火連天，幣價貶值，時局動盪，事變發生的國度裏，它確實有它的長進，這是差堪告慰的一件事。猶如在廣袤無垠的沙漠中的發現了綠洲般欣悅喜慰。這是事實，這是美術界在這一年度進展和活躍的事實。

我們不諱言，三十六年度美術界的成就，只有這樣的成就，還受客觀條件所束縛，所以有許多事應做而不能做，或者着手做而還沒有做得怎樣的美滿，甚至有些總沒有計劃到，或者有些做的有點幼稚而不實際。然而大體說來，已較三十五年進步得多，開展得多，這又是事實。

三十六年，有一事頂可欣慰的，就是偌大的上海市，雖然沒有美術館，却成立了美術館的籌備處，着手籌備正式館址了。而所可遺憾的有三：一是美術專校，只有一所，其他的幾所，或中途停閉，或因戰事停辦，至今還沒有恢復的消息。二是上海以至全國，大小定期刊物中，竟沒有一種美術的刊物出版，這是學術美育的缺憾（恥辱）。三是全國美術展覽，本定雙十節舉行，也因爲了種種的關係，竟至腹中夭折，不知延至什麼時候，纔能夠實現？

美術年鑑主事者以年鑑出版在即，要我寫幾句話。一時興到，便把個人的感想寫述。至若一年來美術界的實際情狀如何，自有實際的紀錄，用不着我來贅說了。

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寫於上海寶鳳閣陸丹林

序

美術爲陶冶性靈，養成美化人生之良好習慣，此固不可須臾或離者，其旨盡人所知，然亦盡人所忽，蓋知者何知，忽者何忽，其間必有因緣，使二者分道而行，固不可強求，使知者爲忽，忽者爲知，此無他，實人生之天賦與環境有以致之也。譬如能編取材謹嚴，大裨文化，覺醒人羣，蕩滌垢濁，如美術年鑑者，有虞文陸丹林王辰昌諸公等也，惟何以他人未能負斯艱鉅勉提倡者，此實卽虞陸王諸公等之年賦與環境使之然也。觀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可見世間之事，各有本位，素位而行，自有收效，專心致志，遇事必成，當茲世衰道微，風雨如晦之際，吾文化界諸君子，當堅守本位，以發揚文運，增進民族精神，喚起每人純潔之靈魂，恍如黑暗間之明燈，又似大海中之燈塔。啓示人羣，舍斯莫屬，是以觀年鑑之成當與民國之永垂不朽也，是爲序。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歙縣汪聲遠

序

年來不知如何，在不相干的應酬，不必要的勞動外，作畫尙有興趣，詩又次之，寫字已怕，做文章更怕，因爲耳所聞的，目所見的，描寫起來，自己看了，不大舒服，別人看了，或許頭痛，而且心境不佳，我本來是樂天的，自從天下興兵，一十餘載，幾家歡樂幾家愁，恐怕愁多歡少，但個人知命，牢騷從未發過，講到從事美術書畫，在承平之世，可當他一樁事業做，際此亂世，儘管熱心的人，組織團體，吹噓活動，對於美術界本身，沒有多大推動，現在國家正在戡亂，亂還沒有平，誰有閒情逸致，來欣賞這藝術，在研究藝術的人們，有的作爲消遣，有的作爲寄託，至低限度，比賭博跳舞，以及求神拜佛，要強得多，但是有些根本不懂得藝術，非但不會書畫雕刻，以及音樂戲劇，就是連了解的能力也不夠，更無從欣賞，只好賭博跳舞，求神拜佛，說來也是寄託，也有藝術，總之在戡亂時代，一樣是可憐的上海美術界，僅有四個組織，一個有十八年歷史的，是中國畫會，好像一個上了年紀的正統派學者，安分守己，一個是青年的美術會和市畫人協會，比較朝氣蓬勃，另外有一個美術茶會，月月舉行集會，趁

此連絡情感，覺得興趣很濃，好在研究美術的，總是這幾位，可以無分彼此，只要為藝術而努力，都是藝術界的忠實同志。

孫雪泥

序

記得還是梅蕊含苞，雪意正濃的一個黃昏，在虹口文藝小憩，和幾位朋友圍爐小坐，閑談當前的文藝工作，君質和辰昌先生提及美術年鑑的編輯體制和徵稿情形。這時我纔知道民國三十六年美術年鑑的編纂已經開始，其實他們的工作已經進行了幾個月了。

自己雖說也有些藝術興趣，像我國一般文人似的，塗塗抹抹，偶然畫上幾筆，既無師承，也無宗派的國畫；可是却祇願做個藝術學徒，從來沒有敢以畫家自居。尤其戰後東歸來滬，看到許多美術展覽，參加了許多美術集會，又拜識了許多名家大師：一方面雖發現了自己的拙劣低能，一方面却增加了對於民族文化前途的樂觀與信心。所以這次聽到年鑑的編印計劃，更覺得興奮而愉快。

美術是人類智慧與情感的象徵，從美術的反映上可以推測到民族的興衰與國運的隆替。三十六年正是抗戰結束未久，內亂如火如荼的一年；國家元氣大傷，人民生活艱苦，教育出版等各項文化事業，尤見凋零衰退；然而獨有美術界朝氣蓬勃，大有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精神，無論理論與批評，創作與摹習，十年來，隨着時代的趨勢，不但表現了量的增加，而且也顯出了質的提高。

我國美術的發達，遠在二千五百年以前，家語所載，孔子看到周代明堂壁畫上的堯舜揖讓之圖，徘徊不忍離去，說：「此周之所以興也。」可知美術在我國早已成了民族文化的主流，東方文明的象徵。我常常想，可惜我國到現在還沒一部完整的美術史，假如有的話，在內容意義上，也就是一部民族興衰史了。這不能不說是美術界的遺憾。

年鑑雖然不同於正史，却是斷代史料的寶庫，留待將來，也就成了寶貴的史籍。倘能每年一部繼續不斷的出版下去，一部完備的近代史料便逐漸累積起來，這便是年鑑出版事業，在文明國家特別發達的原因。所以當大家談論到這部年鑑的編印，燈光輝映着熊熊的爐火，深深的體會到參加這部年鑑編纂工作的朋友們的動機，不在出版營利，各人心頭却充滿了貢獻於美術事業的熱忱與毅力，髣髴宗教信徒之嚮往於他們的經傳寶典。